

“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记今朝……”天还没有亮透，我穿过碧湖镇交错的街巷，寻找藏身于民居深处的广福寺。这时，《沧海一声笑》的歌声远远传来，击碎了清晨的静谧。转角处，一方宽阔广场豁然铺开——音响立在地上，歌声回荡，一群身着白色练功服的老者正凝神打太极。

一曲毕，在老者们休息期间，我凑上去打探抗战期间浙江省立联合高中、联合初中在此办学的轶事。一个退休教师向我

打开了话匣子，大致还原了那段烽火中的艰难岁月。

“您知道金庸先生曾在这里求学、生活过吗？”我追问。“你说的是那位写武侠小说的大作家金庸？”老教师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见我点头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满是不可思议。我指向眼前的广福寺与不远处的龙子庙：“先生就是在这里读的初中和高一。”

广福寺的大门已经敞开，我跟着香客的脚步走进大雄宝殿，梁架、牛腿、雕花、柱础都是老物件，它们目睹了一代宗师在这里生活学习的点滴。可是，在哪里才能找到金庸的身影呢？

时光回溯至1937年7月，抗战全面爆发，金庸家乡海宁迅速沦陷。金庸随着就读的嘉兴中学南迁至

我们都听说过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的故事，几乎在同一时期，南宋还有一位抗元英雄。他和文天祥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：中状元，官至监察御史，后任参知政事，又因为同样顽强抗击元兵，最后以身殉国。这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名叫陈文龙，事迹详见《宋史·忠义传》。

陈文龙是福建兴化人。公元1268年，陈文龙考中状元，然而他的学而优则仕之时，却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、朝不保夕的危难之秋。公元1276年，元军逼近福州，陈文龙得知福州失守，立刻自掏腰包，散尽家财，招募士兵，死守兴化城。此时的兴化，腹背受敌，已成为一座孤城。可是当时全城的士兵还不满一千人，这仗可怎么打呢？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陈文龙一面发动兵民守城，一面在城外囊山寺前设伏，骄横的元军轻敌，长驱直入兴化，当进入囊山脚下时，遭到陈文龙军队的突然攻击，被杀得尸横遍野。陈文龙率兵打了一场大胜仗，挫败了元军的锐气，大大地增强了人们抗元的信心。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，陈文龙还制作了两面大旗，一面写着“为宋求生”，另一面写着“死为宋鬼”。这两面大旗立于军门之前，每次巡城，就由士兵扛着作为前导，鼓舞斗志。元军屡屢攻不克，几次向陈文龙劝降，陈文龙不为所动。元军没办法，就抓住了陈文龙的亲家，胁迫他写信劝降。陈文龙大义断亲，他焚毁书信说“国事如此，不如无生，惟当以一死守”。

后来，陈文龙因寡不敌众被擒。他见元军在城中放火烧杀，怒声呵斥：“速杀我，毋害百姓”。元军百般折磨陈文龙，陈文龙以手指腹，正色道：“此皆节义文章也，可相逼耶？”他视死如归，开始绝食，写《元兵俘至合沙，诗寄仲子》一诗与次子诀别：

斗垒孤危势不支，书生守志定难移。自经沟渎非吾事，得死封疆是此时。须信累囚堪衅鼓，未闻烈士竖降旗。一门百指沦胥尽，唯有丹衷天地知。之后，陈文龙被押到杭州，他要求拜

在丽水，寻找少年金庸

浙西南腹地的丽水县（今丽水市莲都区）碧湖镇。次年暑期，浙江省政府将迁至此处的7所学校合并，成立“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”，金庸进入初中部就读。校舍分散在广福寺、龙子庙、沈氏宗祠等地，教室是简陋的佛殿，宿舍是草棚，还要时不时躲避日机轰炸，但大家毫无怨言，在抗战的烽火中，教育救国并未中断。

彼时，教材奇缺，金庸瞄准时机，与同学合作出版了一本“小升初”教材——《献给投考初中生》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本编著出版的书籍。一经出版就打开了市场，畅销到周边省份，为金庸掘到了文字创收的第一桶金。侠义心肠的金庸作出了一个决定，将挣得的稿费资助家人和困难同学，一批受其帮助的同学得以继续求学。这一年，金庸才15岁，已显出了无与伦比的创作天才和极为老到的商业天赋。

与此同时，金庸在碧湖开始了创作生涯，其中两篇令他终生难忘。一篇是高一时所写的《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》，文章发表在校的壁报上。想不到，引发了全校师生的热议，就连研究元曲的大家、

谒岳飞庙。当他以孱弱之躯蹒跚进入岳庙时，不禁失声痛哭，哀恸悲绝，气绝而死，年仅四十六岁。

这首宋诗的开篇“斗垒孤危势不支”，表明了兴化军守军所面对战争形势的艰难，元兵大军压境，自己独守孤城，局势艰危，难以支撑。“斗垒”可见营垒的小而弱，弱小的营垒与庞大的元军，其力量的悬殊、形势的险恶不言自明。但是，诗人并没有被严峻的形势所吓倒，“书生守志定难移”中一个“定”字足见诗人坚韧不拔的志向。忠义气节、知难而进、穷且益坚、拳拳爱国……溢于言表。

“自经沟渎非吾事”化用《论语·宪问》中孔子与子贡评论管仲的话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。”表明自己以为国立功为志，决不做无谓的牺牲，引出下句“得死封疆是此时”描绘了诗人作为封疆大臣，守土有责，天经地义，进一步抒写了诗人志向宏远，为国捐躯的决心。

“须信累囚堪衅鼓，未闻烈士竖降旗”表明诗人誓死的决心。“衅鼓”，以血涂鼓的间隙，即以祭之，叫作“衅”。诗人说，宁可自己被敌人杀死，自己的血被用去涂鼓，也决不投降。“须信”表达自己宁死不屈、决不投降的坚定操守。“未闻”二字，写得慷慨激烈，使人感奋。尾联两句，从国破写到家亡，“一门百指”“沦胥”诗人一家十口表明全家相继遇难，仍然不足以动摇诗人以身殉国的决心。“唯有丹衷天地知”这片碧血丹心，可贯天地。

疾风知劲草，国危见忠臣。后人把陈文龙与岳飞、于谦合称为“西湖三忠肃”，不仅因为他“文章魁天下”而状元及第；更在于他疾恶如仇、关心民疾、忠贞报国的操守和精神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：“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陈文龙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爱国思想陶冶出来的民族英雄，正无愧为“中国的脊梁”！

高三国文老师钱南扬也为少年金庸的学识与见解所折服，对他的思想和文笔赞不绝口。金庸后来坦言，这是在碧湖求学时代深以为喜的一件事。

《虬髯客传》是中国早期武侠小说的经典之作，描写了隋末奇士李靖与追求自由的红拂女之间的爱情，着墨于虬髯客的侠肝义胆，爱恨、奇遇、逃亡、悬疑、功成等诸多武侠小说要素交织在一起，侠义精神始终贯穿全篇。历史上，关于其作者的争论一直没有休止。金庸在文中旁征博引，层层考证，得出与主流学界一致的观点——作者为唐末五代著名文学家、道教宗师杜光庭。不仅如此，他将其誉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，并明确提出杜光庭是武侠小说鼻祖的观点。

这部充满家国情怀、行侠仗义的小说，深深触动了少年金庸，一度成为学习范本，对他今后武侠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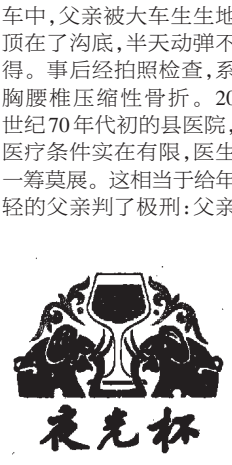
杜光庭的老家缙云，距离碧湖也就百余里地，杜光庭曾在域中名山仙都修道，留下了不少传奇故事。很有可能，金庸在此真正认知杜光庭，也读懂了《虬髯客传》。

另一篇文章，则险些将金庸推向万劫不复的深

渊——那便是《阿丽丝漫游记》。他在文中为全校师生仗义执言，以辛辣的笔法隐射、讽刺了刻薄的学校训导主任沈乃昌。沈为此恼羞成怒，坚决要校方开除金庸的学籍。幸得校长张印通竭力疏通，金庸转至衢州中学继续求学，总算在战乱中寻得了一处安身之所。金庸的少年游，一半海水，一半火焰，这种遭遇成为其创作的起点，成为坚强人生的一次淬炼，也为日后成长为一代武侠小说宗师留下了不可或缺的积淀。

回望《虬髯客传》，虬髯客远赴海外，率海船千艘、甲兵十万，攻破扶余国，杀其主，自立为王。金庸的创作江湖，与虬髯客的人生轨迹形成奇妙的呼应：他辗转大江南北，最终落脚香港，以一支笔开辟出一片波澜壮阔的武侠天地，成为当之无愧的“武林盟主”。放眼世界，凡有华人聚居之处，便有金庸的忠实拥趸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先生何尝不是在海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广袤无垠的文字王国？

什么叫“一线希望”？我想我的父亲大概最有发言权。父亲是一家地方国营陶瓷厂的普通工人。在某次拉车中，父亲被大车生地顶在了沟底，半天动弹不得。事后经拍照检查，系胸腰椎压缩性骨折。20世纪70年代初的县医院，医疗条件实在有限，医生一筹莫展。这相当于给年轻的父亲判了极刑：父亲



来上海已经十多年了，最近受邀回母校武汉理工大学授课，勾起了我当年毕业留校时对旧居炮楼的回忆。

那是2002年的暑假，我带着6岁的孩子告别了父母来校报到，接着就是忙。这年夏季，武汉持续高温不降，加之40多天滴雨未下，我可真正领教了“火炉子”的厉害。因为新职工刚报到，自然也就没有住房。中午，我同女儿留在办公室休息，到了晚上可就糟了。我上学时的宿舍虽然还能暂住，但室内没有空调，孩子蒸在38℃的宿舍里呖语般叫得难受：“妈妈，我什么时候能够上学，什么时候能够住住在自己的家里，我想奶奶！”是的，开学已十几天了，女儿上学的事还未落实。但困难再大，也不能苦了孩子。我便强装笑容，平静而肯定地自语：“别急，忍耐，面包会有的，住房会有我的。”我不停地打着扇子，不知什么时候睡着，又不知什么时候热醒了……

住了几个月宿舍后，我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——炮楼。炮楼实际上就是学校东南角一栋五层

1984年年底的一天，我父亲丁景唐家的电话铃响了。父亲听完电话，满脸是喜悦和兴奋，对我说：“陈沂同志受邀，到浙江省武义县去参加纪念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，让我带你们一起去。”“那太好了！”

那时我正在跟父亲研究左联，说到潘漠华，我知道1922年他与冯雪峰、应修人、汪静之成立了“湖畔诗社”，是我国最早的新诗社之一，他们四人因此被称为“湖畔诗人”，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。朱自清曾评说过他们四个人的为人、诗风：“潘漠华氏最是凄苦，不胜掩抑之致，冯雪峰氏明快多了，笑中可也有泪，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，应修人却嫌味儿淡些。”

就这样，父亲带着我、丁言勇和爱人孙丽敏与陈沂伯伯一起坐火车前往浙江。当时他们坐包厢，我们几个小孩坐在普通车厢。没过多少时间，陈沂的秘书韩冰过来，说：“首长请你们过去。”

走进包厢，看见父亲正在与陈伯伯聊天，看到我们，陈伯伯连忙说：“过来坐。”他知道我在木偶剧团任编剧，问：“最近在创作什么戏啊？”我说，“我写的都是小狗小猫小白兔，写给小朋友看的。”他笑了说：“那好啊，小朋友就喜欢看童话，我虽然上了年纪，也爱看童话呀。”

是啊，我记得他曾来看过我们剧团演的《红宝石》。这个剧目在1980年曾

的大半辈子，将会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工厂因此已在考虑给父亲办理伤残证。这事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击倒了我那原本热情开朗的母亲，我因此常见她以泪洗面的样子。

正当其时，由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医生组成的医疗队，下乡巡回医疗，为工人农民服务，恰好来到父亲厂子所在的小集镇（那时还叫公社）卫生院。医疗队本由内科医生组成，专为治疗血丝虫病（俗称“大肚子病”）而来，我父亲却不由分说要找上门去求助，实在也是病急乱投医。万幸，他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黄文义医生。黄医生不仅未因专业所限而直接回绝父亲的要求，反而极其耐心地反复看着X光片子，还慎重地走出屋子，将片子举在头顶，在蓝天的反衬下，细细端详、思考着，然后进屋，用轻声细语但却沉稳不过的语气，一字一顿地说出一句父亲

砖混结构的旧楼。当时它是这里唯一一座教工宿舍楼。住在炮楼短短几年的工夫，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终于，我也“火铤子换成了汉阳造”，换了个头稍大的房子，成了发展变化的受益者。

但当我要真正搬走时，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眷念，眷念那长满青苔、永远湿滑的路面；眷念那灰色的楼梯，脱漆的铁扶手，蜘蛛网似的电线；眷念那漏水的厕所，摇摇欲坠的阳台铁栅栏。这些完全占据了我的脑海，怎么也抹不掉。特别是无休止的人鼠大战、人鼠共餐的场景叫人心惊叫人战栗……

记得那天搬家时，孩子喊道：“妈妈！快走！我们今天搬家了！”我才从深沉的回忆中醒过来。是啊！炮楼是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到来的，它助我渡过了人生的第一道难关，与我们母女相依为命。虽然它年岁已高，形象不美，健康极差，但为我提供了工作、学习、奋斗的必要条件，提供了锻炼胆量、克服难的机会。如今重回母校，想起自己第一个独立的家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获上海首届戏剧节演出奖。我们聊着聊着，火车已经到站了，下车，陈伯伯与父亲和我们几个拍了不少照片，这些照片还留在我这里呢。

潘漠华的家乡在武义县坦洪乡上坦村，火车站下来后，必须坐汽车才能到达。天下着雨夹雪，气温已降到零下好几摄氏度了，汽车在泥泞的山道上吼叫着，我们的心颤抖着，回想当年，潘漠华同志英勇牺牲于天津狱中……

透过玻璃窗，迷迷糊糊地看到村头黑压压的一片，车驶近一看，路旁站满了男女老少。他们的脸冻红了，手冻僵了，但仍在风雪中站立着。他们以主人的身份迎接远道而来的烈士的同学、战友、朋友。那天来宾有汪静之、吴力生、杨纤如等，真是十里河堤十里人，十里人啊十里情。这些年届七八旬的老人，有的在青年的搀扶下走，有的走路困难，如汪静之，一个小伙子干脆背着他往前走。却见陈沂伯伯一个人步履稳健地走着，韩冰在旁边随着。

这天是1984年12月21日，第二天纪念潘漠华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的大会正式召开，会开得非常隆重，陈伯伯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发了言。第三天陈伯伯因市里有事，就与我们大家告别，没有参加后面的活动。

现在陈伯伯和父亲都已离我们而去，但我们的合影留念在我的身边，看到照片，就会浮想联翩……

听来不啻于石破天惊的话：“张师傅，您的骨伤有希望动手术治好。”

黄医生回上海后不久，就特意赶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，找到外科权威刘广杰医生，恳请他仔细审片后，拍板裁定救治方案，不仅如此，他又争取到同院的另一位权威的外科医生毛文贤亲自主刀。手术进行了差不多近八个小时，母亲后来回忆说，自己几乎是一分一秒数着时间流逝的。

父亲做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手术时，我还少不更事。若干年后，才渐渐明白，遇到毛医生这样的上海名医，对父亲，对我们全家，都意味着什么。我曾经认真地问过父

七夕会

七夕会。当我要真正搬走时，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眷念，眷念那长满青苔、永远湿滑的路面；眷念那灰色的楼梯，脱漆的铁扶手，蜘蛛网似的电线；眷念那漏水的厕所，摇摇欲坠的阳台铁栅栏。这些完全占据了我的脑海，怎么也抹不掉。特别是无休止的人鼠大战、人鼠共餐的场景叫人心惊叫人战栗……记得那天搬家时，孩子喊道：“妈妈！快走！我们今天搬家了！”我才从深沉的回忆中醒过来。是啊！炮楼是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到来的，它助我渡过了人生的第一道难关，与我们母女相依为命。虽然它年岁已高，形象不美，健康极差，但为我提供了工作、学习、奋斗的的必要条件，提供了锻炼胆量、克服困难的的机会。如今重回母校，想起自己第一个独立的家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

秋香 (剪纸) 奚小琴 作

亲，病愈后有没有好好地酬谢一下医生。父亲感慨道，毛医生他们可都是正人君子！当年条件有限，我们拿不出啥贵重的东西。黄医生挺和善的一个人，但一听到父亲表露这层意思，立刻变得一句话也不愿多说了，毛医生也同样。这事还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。手术后，直到有一天，母亲千方百计从护士那打听到毛医生的家庭住址，才让父亲有了主意。在乡下，大闸蟹容易买到，而且那时，这横行霸道的货身份还没那么高贵，价钱就拉了几斤大闸蟹，悄悄地放在了毛医生的家门口。谁料想，过了一月左右，父亲忽然收到毛医生的一封信，信里除了关照注意休息好以外，竟夹了二十斤全国粮票，实在让父母感动得不行。要知道，在那个物资紧缺、供给计划的年代，全国粮票可是个宝贝啊！这份情义，真是怎么形容都不过份啊！

近半个世纪过去，父亲还珍藏着刘广杰医生写给黄文义医生的医疗方案的便条，以及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的病历、票据。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纸条，我看到了一份医患之间真实可感的浓浓情谊。